

□文学聚焦·“网络文学今天看”系列之二

中国网络文学缘何领先世界？

欧阳友权

中国网络文学，世界第一

被戏称为“野蛮生长”的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人类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最新数据表明，我国7.31亿网民中，网络文学用户已达3.33亿，占网民总数的45.6%，手机上网读文学的网民有3.04亿。数百家文学网站日更新总字数可达2亿汉字，文学网页日均浏览量超过15亿次，2016年中国的网络文学市场产值破5000亿元人民币。仅一家阅文集团，每天都有400万作者为其上传原创作品，网络小说存量达千万部。由网络小说转化出版的图书，改编的影视作品、游戏、动漫、有声读物及周边产品，带火了大众娱乐市场，打造出“互联网+”的庞大产业。可以说，如此繁盛的文学境况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

据中南大学研究团队对欧美、日韩、南亚诸国的网络文学普查所知，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华语网络文学还是它们的母语网络创作，都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云蒸霞蔚的繁荣局面。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资源大国，抓住了数字化传媒的时代机遇，实实在在地做成了网络文学强国，无论是作者阵容、读者族群、作品存量，还是整体的文学活力，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层林秀峰般隆起于世界文学之地平线，浩瀚网文领先世界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其文化面貌和影响力和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剧相提并论。基于互联网跨界优势，一大批中国网络小说走向国门，受到老外追捧，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英国、俄罗斯、印尼、越南……中国网络小说的拥趸众多，仅英文翻译网站Wuxia-world就有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读者跟读，点击量超过5亿，日均访问人数都在50万以上，不止是历史、言情，还有玄幻、科幻、游戏、末世一应俱全的作品都是众多欧美读者喜爱的“菜”，在Novel Updates这个提供亚洲翻译连载指南的导航网站，自起点中文网的小说就有150余部。

如此“巨量”的文学存在，且开始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支劲旅，我们的网络文学缘何能够领先世界？

政府为网络文学保驾护航

细究其因，中国网络文学的良好走势



规范网络文学市场秩序，优化网络环境，让正能量引领网络创作，使网络文学以其广泛的文学渗透力、娱乐吸引力和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一翼。

市场为网络文学注入创新动力

助推中国网络文学风生水起的另一个因素是得力于市场运作。如果说山野草根的自由写作、技术丛林的传播机制和商业模式的经济杠杆，是网络文学爆发式增长的三大利器，那么，商业模式的市场化运作则是激励创作、拉动传播、创新经营的最大推手，也是中国网络文学海量增长的经济支撑，而这一点恰恰是世界其他国家未能做到的。从十几年前最大的原创文学网站“榕树下”难以为继而被人收购，到盛大文学从一家独大到分化解体的断崖式滑落，再到阅文集团成为网络文学领域的新霸主，乃至中文在线的成功上市等网络文学市场的不断洗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商业模式的构建和市场运作是否成功。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兴起，是数字化传媒的文化创造物，也是网络文化资本市场催生的必然结果。其激励机制就在于，上网写作不仅可以自由表达、即时传播，还可以获利致富奔小康，甚至进入“作家富豪榜”而名利兼得，因而成为激发许多人“触网”写作的重要诱因。天蚕土豆近日被封为“网文之王”，辰东、猫腻、梦入神机、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等作家登上“十二主神”宝座，还有一批写手荣膺“白金作家”、“大神作家”、“百强大神”等称号，其评价标准除了作品内容的价值蕴含外，大都离不开他们的点击量、收藏量、打赏数、IP转化率、出版发行量、粉丝数量等被读者认可的市场反应。

中国本土的汉语网络文学自上个世纪中后期开始起步，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道路，从刚开始的“无功利”创作，到新世纪初的市场化探索（如起点网2003年尝试付费阅读），再到近些年来IP竞价版权模式，日渐形成从上游原创作品向下游影视、游戏、动漫、图书、演艺、有声、周边等产业链延伸的“长尾效应”，终于建立起“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走活了数字化时代的这盘“文学大棋”。尽管还存在网络盗版侵权、唯利是图、忽视社会效益等情况，但网络文学的商业运作激活、带动、繁荣并制约了大众娱乐文化市场，不能不说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领先世界的一大动因。

文化为网络文学提供丰厚滋养

网络文学是一种原创文学，也是大众文学，它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实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它的健康繁荣体现的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试想，一种文学，能有数千万人参与创作，拥有数以百万计签约作家和3亿多人的读者群，且以网络跨界、民间发力的特殊路径远播世界，这种时代现象级的“集群式”文学现象，定然是一个民族文学创新力的释放和文化创造力的迸发。

2004年开始网络创作的唐家三少已经写了4000多万字的小说，出版160多本书，曾连续130个月不间断续更。他近日曾感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在短短几十年涌现几百万新作家投身创作，全世界的作家加在一起能有多少呢？”他还引用北大陈晓明教授的话说：“网络文学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精品，那也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可观的数字，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写手人多、高产量大、坚持不懈，外加青春激情放飞梦想，网络文学想不火都难。当然，网络文学高于世界网络文学之林还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我国悠久的文学传统和文化遗产为当今网络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不待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开放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是中国网络文学快速崛起最大的时代背景。

网络文学发展的经验表明，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才是一个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网络文学彰显的创新活力和文化创造力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的一大表征。

(图片来源于网络)

网络文学在世界文化视野中的价值发现

王 祥

“网络文学在世界文化视野中的价值发现——网络文学‘重写—神话’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联合举办，对网络文学“重写—再造神话”问题进行了学理和创作实践方面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传播之路。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认为，神话一直是文学的特别重要、能够不断再生的来源。神话史诗中的原型，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演变，形成了西方文学的史诗传统。在中国文学里有史传的传统，华夏神话在史传的传统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网络文学发展起来，神话原型的演变在

网络文学中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值得探讨。

鲁迅文学院研究员王祥说，从“重写—再造”神话的角度，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对网络文学进行本体研究，是网络文学批评的重要工作，可以发现网络文学自身的创作特点与世界文化视野中的价值。很多优秀的网络小说作者，以整个世界神话谱系为坐标，谱写了自己的“创世神话”，发展出奇、玄幻、仙侠、修真等各种小说类型。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现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共同体做出了贡献。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认为，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切入网络文学研

究，可以切入网络文学的一些本质问题。目前，网络文学研究中，对于网络文学的外围问题关注过多，而对本体问题切入太少。一切文学都是有某种原型的，何况网络文学中间大量的写作类型，直接挪用了神话世界设定，所以神话原型批评肯定是有效的。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夏烈认为，今天网络小说家是借助互联网进行“创世”的工作，“造物”的工作，已经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古典创世神话的结构，形成了一个世界。创世、造境、表情可以三合一，网络文学应该把这个事做好。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评论家

刘琼认为，神话原型研究打开了网络文学的一扇窗户，可以清楚看见网络文学的内部运行，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体系。在网络文学故事里，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能量属性，可以穿越时空，演化出很多以独特时空为基础的神话体系。这里就有神话原型的影响。在我们华夏神话体系中，神性经常体现为伦理属性，要进行神话研究，就需要研究魔性、神性和人性的关系。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肖惊鸿表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影响力在不断增强。目前中国网络小说的传播类型以玄幻、仙侠、古言、现言为主，仍需不断拓展网络小说作品的传播类型。

因暖心而醇厚

——评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

白 烨

读来引人入胜，读后沁人心脾。

《黑白男女》这部作品，把刘庆邦小说创作的这种平民美学的追求，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黑白男女》所描写的是刘庆邦最为熟悉的矿工生活，把镜头聚焦于龙阳煤矿发生重大矿难事故之后的几个普通家庭——失去儿子的周天杰、失去丈夫的卫君梅、热心助人的蒋妈妈、蒋志方母子，等等。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的矿工家属，又因突如其来的矿难失去亲人，雪上加霜的沉重打击，使得他们的生活格外艰难，人生命运也被重新改写。而危难之中的矿工家属们，不仅站了起来，挺了过来，而且还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冷酷中相互温暖，显示了友善的人情对于纷乱的人际的暗中支持，从而使满眼灰暗的生活，不断散发出灼人的光亮。

龙阳煤矿的矿难家庭，遇到的普遍又棘手的大难题，是年轻的儿子、盛年的丈夫身亡之后，妻子如何应对，家人如何面对。无可避免的是，在原有的家庭结构被

摧残、既有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之后，原来和谐的关系变得微妙了，原本均衡的利益也变得倾斜了。作品里有一处写到郑海生去老家周天杰家，想找女儿郑宝兰商讨如何应对有天杰的意外死亡的情节，读之令人唏嘘。怎样以细节叙事写人、传情达意，这段描写可谓一箭三雕，曲尽其妙。

最为感人也最有意味的，是蒋志方与卫君梅的特殊恋情。说特殊，是因为丈夫去世后带着两个孩子的卫君梅，压根没有再嫁的念头，她走不出对丈夫陈龙民的深挚爱恋与无限依恋；而好上进又从未婚娶的蒋志方，一门心思地看上漂亮又贤惠的卫君梅，穷追不舍。两个看似坚持己见的人，其实都在为对方默默着想。在蒋志方坚忍不拔的追求下，卫君梅已从生硬拒绝到被动应付，那个完全封闭的心已在慢慢打开。在这里，爱是自私的，爱又是无私的，情是利己的，情又是利他的。普通人用他们最本真的性情，表达着自己，也影响着别人，他们是用情感的细针密缕，缝合着人际关系断裂的缺口，也以此织补着属于底层人的爱情锦绣。

刘庆邦写作《黑白男女》，与他过去在小说写作中，引人入胜的故事内含批判性意味明显不同，这部作品，内容朴实，故事平朴，都十分常见，乃至罕见。他所叙之事，皆为凡夫俗子的家长里短和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他的语言，也摒弃了以往的雕章琢句，尽是生活常态与人生常理的擘肌分理。可以说，完全打通了艺术与生活、小说与生活的界线，模糊了小说与生活的区别，使二者实现了消弭差异的无缝对接，从而构成了刘庆邦式的生活流的小说写法。而与此相得益彰的，是在对底层的抵近、对弱者的体贴中，作品通体渗透着一种人生的达观与人间的大爱，而由此凸显了作家雄浑博大的人文情怀与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刘庆邦的《黑白男女》，在现实题材的写作上，对于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看取生活，怎样以自己的语言表达感受并借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作出了成功而有益的尝试。这既是刘庆邦小说创作上一个显著的突破，也给当下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如何接地气、有生气，提供了颇有裨益的启示。

□作家谈

写戏是寻求答案的过程

——《冬之旅》创作谈

万 方

伤害和怨恨，忏悔和宽恕，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所经历的。谁敢说自己没有对任何人有过或轻或重的伤害？谁又敢说自己的心不曾怀有一丝怨恨？我想没人能这样说这样的话，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伤害与怨恨这一对情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关系，而伤害了别人是否有一天想到忏悔，怀恨的心是否能够放下怨恨去宽恕？我相信很多人都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答案又是什么？我们会忏悔吗？我们能宽恕吗？

《冬之旅》写的正是人生中的此类境遇。两位老人，他们从大学时代就是好友，交情很深，然而其中的一个伤害了另一个，伤得很深。多年过去，两人再度聚首。此时，他们不仅要面对往事，还要面对当下发生和即将发生的种种，因为他们还活着，生命还未终止。此时，人真正要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别人所犯的罪过，而是今天自己内心的纠结。人性是复杂的，智慧往往清晰、简洁。智慧时常无法修理人性所伸出的枝枝杈杈，剪不断，理还乱。也许只有忘却才能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再在泥坑里挖掘，不再一次次望向深渊。然而真正的忘却又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人类应当忘记过去吗？忘记过去是否意味着我们会重蹈覆辙？

人，人生，从来都不是清清楚楚的，不可能清清楚楚。困惑、歧义、悖论、不可知、失控随处可见。写戏是因为心中困惑，是想寻求答案。答案也许永远找不到，但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着答案靠近的过程，一刻不停地向它靠近。我想这就是写戏的意义吧。

(作家万方的剧本精选集《冬之旅》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万方创作的4个话剧剧本，其中既有忏悔题材的《冬之旅》，又有思考家庭婚姻等生活题材的《有一种毒药》和《杀人》，也有对名剧《雷雨》的再度创造。)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6颁奖

杨 鸥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6暨郅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日前在京颁奖，颁奖典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韬奋基金会联合主办。德国作家海因茨·海勒的《本来我们应该跳舞》、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马里亚斯的《父亲岛》、尼日利亚作家A·伊各尼·巴雷特的《黑院》、冰岛作家埃纳尔·茂尔·古德蒙德的《酷暑天》及俄罗斯作家古泽尔·雅辛娜的《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这5部作品获得2016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其中，冰岛作家埃纳尔·茂尔·古德蒙德的《酷暑天》荣获第三届“郅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

埃纳尔·茂尔·古德蒙德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文学是无国界的，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同时却又随时间、地点而变化多端，常常无法预测、不可捉摸，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因此相互对话、彼此倾听就显得尤为重要。古德蒙德还将赴南京与中国作家赵本夫对话。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2001年共同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5届。这是中国第一个给外国文学颁发的奖项，共有24个国家的92位作家的作品获奖。该奖秉持“中国标准、世界眼光”的宗旨，遴选出符合中国读者主流价值观与审美观、反映世界当代文学发展潮流的优秀外国作品。该奖挖掘了不少当代外国文学名家、大家的作品，比如该奖获奖作家帕特里夏·莫迪诺诺和勒·克莱齐奥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来华领奖的作家通过与中国作家对话，促进了中外文学交流。

2016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5部作品，关注历史和现实是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酷暑天》讲述了19世纪当了两个月冰岛国王的一个丹麦人的真实故事，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众多历史人物轮番登场，跨越时空在书中际会聚首。作者把虚构与真实、古代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史学与文学融为一体。《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把目光放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集体化运动。通过对一个鞑靼女性生活经历和心灵蜕变的描述，展现了作者对生命意义和存在本质的深刻感悟。《黑院》是一部寓言小说，主人公从黑人变成了白人，他的生活随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作者轻松自如地使用各种实验性极强的写作手法，用大量逼真的细节切片描绘了尼日利亚社会的各个层面。《本来我们应该跳舞》是一部结构独特的末世小说，以与众不同的风格表现了5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年轻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灾难的感知过程，凸现出人类可能面临的刻骨铭心的生存问题。

《父亲岛》通过亡父与儿子的对话探讨了人类对生命的思索。



刘庆邦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2015年出版后，我就及时拜读了，并在《中国文情报告》中就这部作品的主要特色作了简要评介。时隔两年，再读作品，普通人物身上闪现的亮光，日常生活中释放的光点，仍让人怦然心动，感慨系之。

刘庆邦在小说创作中，有一个始终如一追求，那就是接地气，有底气。他在2014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道：“作家的创作要接地气。”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什么是接地气？当然是生活之底气，人性之元气，时代之生气。刘庆邦无论是写作短篇小说，还是写作长篇小说，都着眼于现实，选材于基层，或写蓬门毕户的乡民，或写吃苦耐劳的矿工，都一定连接着现实生活的脉动，笃定传导着普通百姓的哀乐。因此，